

《传家之物》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的作品自选集。“自选”之取舍好恶,传递了作者自我评价的秘密:她的自我期许、美学理想,她试图赋予文学或被文学所赋予的写作意义。

门罗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小说家的创作方式和其看待世界的方式无不相关,正如门罗的美学理想所呈现的。《传家之物》收录的小说,多打乱正常的叙述线索,采用倒叙、插叙、平行结构、视角切换等叙事技巧,呈现事件本身的复杂和多义性。“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

于是读者看到,这些故事经由门罗之手的雕琢,在小说内部“众声喧哗”的表达之上,生活的多义性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小说世界中,没人能对生活做出最后的定论,同一事件在不同视角中来回切换——有趣的是,这既有助于看清事情的全貌,又让故事的面貌在越来越广阔的视角中渐渐失焦,“身在此山中”固然无法看清“庐山真面目”,但“远看成岭侧成峰”的困惑亦让“打捞真相”成为对生活徒劳的挣扎。门罗的小说中,生活最隐秘的内核是无法抵达的,每一个花蕊中都隐忍着秘密,秘密如同花香,只能感知,无法把握——然而门罗一开始并不会告知游览花园的目的,她向读者介绍植物的种

类、花卉的形状,似乎秘密就隐匿在满园的艳丽之下,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之下往往触目惊心。

自选集中的开篇小说《好女人的爱情》,就遵循了这样的写作路数。故事开端讲到印有“验光师 D.M.威伦斯”的验光师器材箱陈列在当地博物馆里,但门罗未就器材箱这一充满神秘气息的设置展开叙述,而是搁置悬念,开启小说的第二部分:星期六早晨,三个男孩在河滩游泳,冬天寒意刺骨,男孩在河中发现威伦斯先生的汽车,威伦斯死于车中。接下来的篇幅,同样没有马上解释威伦斯的死亡,作者再次搁置悬念,将时间线拉回到男孩们发现尸体之前——用不缓不急的语调叙述他们的游玩、男孩之间的情谊、日渐生长的男子汉气概,仿佛威伦斯的死只是整个平静乡村生活中微小的波澜而已。门罗曾自述:“真正的生活并不是线性的,符合逻辑的,它往往是发散的,真正的生活是碎片的集合。”

门罗没有紧接着描绘威伦斯先生的死在整个村庄引起的波动,甚至没有描绘男孩报案的经过,而是突然变换视角,开启了第三段讲述: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女看护伊妮德照顾患有肾衰竭的奎因太太,后者的丈夫鲁帕特曾是她的同班同学。奎因太太憎恨一

没有哪扇门背后没有秘密

——读艾丽丝·门罗自选集《传家之物》

张 祯



《传家之物:艾丽丝·门罗自选集》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 李玉瑶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切,“阳光,任何光线,现在都像噪音一样可憎……”她恨不得毁掉双手可及的一切。临死之前她向伊妮德吐露了秘密:威伦斯医生给她看眼疾时非礼了她,这一幕正好被鲁帕特撞见,被怒火吞噬的鲁帕特抓起威伦斯的头朝墙上撞去,没多久他就断了气。他们把他和车子一起推进了池塘中。没有人看见。没多久伊妮德就得了病。

开头的悬念在此刻得以揭示,无数碎片浮出水面,终于勉强拼出一幅稍显清晰的画面。谜底的揭示出于偶然,生活的真谛也于无意中闪现。迟迟来临的真相因此显得暖

昧不清、真假难辨——伊妮德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报复的谎言?悬念似乎又暗示了另外的秘密:伊妮德对鲁帕特的感情。这份感情让她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她决定在河水中央询问鲁帕特,他甚至替她想好了退路——他可以把她推进河中,不留一丝痕迹。如果他悔恨,他将带他去自首。故事在伊妮德和鲁帕特前往池塘的路上戛然而止,开放式结尾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门罗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秘密并非小说的核心,或者说,它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与人物、故事相伴相生,如影随形——秘密是小说的底色,也是生活的底色,是人在抉择时刻微妙的张望,是一瞬间的善意或邪念。因而小说大篇幅的闲笔并非“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跑题,恰恰是对“平静又不平静的日常生活”的编织,将秘密包裹在三言两语的散淡人情中,如是当秘密被揭露时才显得险象环生。生活的真相总是突如其来,以至于真理和谬论往往难分你我。

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曾评论道,门罗的小说情节往往是次要的,“一切都是基于顿悟的时刻,突如其来的感悟……她与契诃夫一样着迷于时间,迷恋于人们在试图去延迟和阻止时间无情的前进步伐时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令人

深感悲伤的无能为力。”这种“悲伤的无能为力”,就是门罗在小说中致力描绘的人物的“命运感”,它有些类似于传统古希腊悲剧的母题,俄狄浦斯王无法摆脱的宿命,孙悟空无法跳脱的五指山,手掌中央指纹纠缠的曲线。

门罗感兴趣的是人物的“命运感”而非“命运”,后者在意的是情节的发展、事件的结局,前者关注的是生命发生变化的瞬间与纹理,轨迹在拐点处的转折和变形,它们往往是非逻辑的,却在关键时刻给人以致命一击。如同《激情》中格蕾丝毫不犹豫地上了尼尔的车,她明知这一切是错的,但内心的渴望如飞蛾扑火般快乐。如同《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中萨比莎和伊迪丝的恶作剧,约翰娜用自己的爱孤注一掷,将恶作剧扭转成真实生活的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如“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的排列组合,在偶然与不确定中闪烁。如同《荨麻》中突如其来大雨,“我”和迈克在若干年后偶遇,被错误辨认的荨麻,是错位命运的隐喻。如同《逃离》中卡拉的优柔寡断,山羊弗洛拉的走失和回归,故事结尾卡拉想象中弗洛拉的头骨,揭示了她不愿直面的真相:丈夫带着残酷的爱……

它们是人物真切感受到“命运感”的时刻,这一时刻在小说微妙的肌理中得以升华,引导出关于生命的哲思,和浮出水面的真相一起直指人心。门罗的“命运感”让我们想到乔伊斯的“顿悟”,以及伍尔夫的“重要时刻”。而在琢磨不定的“命运感”之下,门罗的小说世界里,没有哪扇门背后没有秘密。

梦里不知身是客

——读简雄《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

小 海

《浮世悲欢》展示了明清变迁时期士子的日常诗酒酬唱、冶游生活及其情感情状。作者从当时留下的大量诗文中,解构士子思想与情感的密码,剖析他们处理个人生活与时代精神脱轨、分裂的内在缘由,他们的人际交往、价值取向、艺术想象力、情感投射和自我认知,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媾和、隔膜、疏离,他们对畸形情感的依恋、表达的需要、自我的宣泄、人性的塑造,以及种种求之不得后的放诞、反抗、不羁、狷狂。而他们的自我麻醉,自我放逐,佯狂避世,又反噬着自身命运。这是时代的格局所限,也是明清士子难以抗拒的个人命运悲剧。

回到生活,回到细节,回到心灵,以期深入明清易代时期江南士子的日常生活与交游,记录他们悲欢离合所产生的隐晦心迹。在知识与知识分子无法“货与帝王家”的时候,士子的安身立命和自我价值界定,以及士子与民间的互动,《浮世悲欢》能否给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与思考?

“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震荡,是历史叙述绕不开的话题。伴随着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每一次朝代更迭,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血雨腥风之中。”作者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在表面国力繁荣昌盛的局面下,突然陷入战乱甚至灭亡的先例。西晋所谓“太康中兴”20年后期的“八王之乱”“五胡

乱华”;唐玄宗文治武功在“开元盛世”达至鼎盛,之后有“安史之乱”;宋徽宗骄奢淫逸后有“靖康之耻”。再看余怀实录的明亡前金陵的诗酒笙歌:“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觥,留髻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余怀著《板桥杂记》上卷《雅游》)

其实,明王朝早在其最鼎盛时期就已开始走向一条衰亡的不归之路。史书津津乐道的盛世,无非是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封建制度下的盛世,是以钳制言论、剥夺个人自由意志为代价的。生活在“盛世边缘”的士子最敏感,往往能最先感知“盛世落幕”前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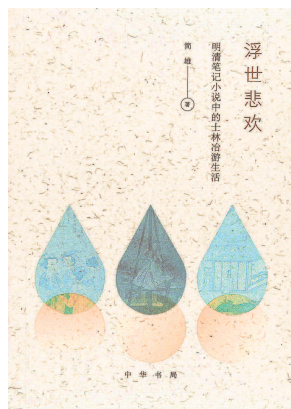
《浮世悲欢》述及,对于曾经的状元郎、“前七子”之一的康海沉湎声色犬马、混迹倡优乐工之列,官方正史《明史》斥责说:“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在官史中谴责或追究一个士子个人行为的责任,难道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虚伪与可笑的迂腐?史官们将盛世的没落归咎于所谓历史大势,抑或责备某个具体士子时,其目的无非是为封建社会专制的统治者和官僚利益集团免责开脱。康海不愿为道统或“大雅之道”的式微而担责,他在被罢官后自谓:“辞章小技耳,壮夫不

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康海鄙视正统诗文吗?不见得。他本人也没少写。只不过之前的传统是,大道不行,要么以身殉道,要么桴于海,要么归隐。康海选择混杂于市坊曲工,自得其乐。

比康海走得更远的是李渔。他在青年时代仕途无望后,直接改走“人间大隐”之道,自设戏曲家班,常年巡演于江南大户人家,世称“李十郎”。他所著的《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一语双关道:“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人心至此,不求畅而自畅。”

以上所说封建社会每一朝代的巨变,为彼一时代代言的痛感器官——士人阶层,都留下了长歌当哭的泣血之作。而宋元和明清鼎革对中国传统汉族士子的冲击是最大的,有许多心曲不足以与外人道。这在正史里有时难以名状。南宋遗老周密就在《齐东野语》序言中说:“国史凡几修,是否凡几易。”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不如自己来写,所以有了《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大量著述。简雄从野史、诗文、笔记中精心爬梳,另辟蹊径,知人论世,保留下了明清易代时期士子的冶游史,其实就是一部另类的精神史。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士林讲究人品,而政治只有输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类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再顽强的精



《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 简雄著 中华书局出版

神圣殿也将逐渐崩塌。累积到末世,必定会来一个天崩地塌的了断。可见,士林精神的式微首先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堕落。”

作者写作此书,还和“明清士林文化传播力”这一研究课题有关,也和媒体人的职业有关,因为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而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鲁迅先生曾说六朝的作者把奇怪的人事收集起来,“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看《世说新语》,也像那个时代政界、士族的花边新闻。简雄的研究与写作采用正史叙述之外的方式和笔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执正驭奇”和“法奇”“法正”的论点,钱谦益说:“变史家为说家,其法奇。”“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鲁迅先生直言太史公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简雄的写作,正好是于明清笔记小说、文史资料中,以互文相生的奇正之法,潜心钩沉,曲笔写意,俨然要沉湎花间的落魄士子作“正传”。而附录于该书之后《余怀晚隐吴门考》,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是对《浮世悲欢》正文的有机补充。